



International Red Newsletter

列车相撞后：希腊共产党的评论和人民的行动	1
斯洛伐克交通工人罢工迫使当局谈判	9
韩国全国民主劳动总联盟遭突击搜查	12
土耳其共产党向资产阶级送上“新年礼物”	16
伊朗革命、政治伊斯兰与全球资本主义	23
塞尔维亚共产党人党在第 22 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的发言..	31
近期剪报	36

2023 年第 6 期

2023 年 3 月 13 日

重要声明

本刊指定发布渠道为邮件推送和网站 **IRN.red**，目前未参与任何社交平台账号的运营与活动。

允许在互联网上转载、复制、传播本刊内容，无需授权。转载时建议注明出处：**IRN.red**

订阅方式

以下三种方式，选择一种即可：

1. 扫描二维码填写您的邮箱



(如无法提交，请在空白处点击再试)

2. 进入以下链接填写您的邮箱

<https://cloud.seatable.cn/dtable/forms/ff203a21-e739-4321-bb63-3d9665873695/>

3. 用您的邮箱发送“订阅”至 irn3000@outlook.com

列车相撞后：希腊共产党的评论和人民的行动



来源：希腊共产党网站

日期：2023年3月1日至3日

链接：

<https://inter.kke.gr/en/articles/THE-KKE-ON-THE-FATAL-TRAIN-CRASH/>

<https://inter.kke.gr/en/articles/D-Koutsoumbas-Indignation-must-find-expression-in-the-organized-struggle/>

希腊共产党评致命列车相撞事件

针对滕皮镇（Tempe）的致命列车相撞事故^[1]，希腊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Greece (KKE)）中央委员会新

^[1] 2月28日深夜，一列客运火车与一列货运火车在希腊中部城市拉里萨附近的滕皮镇迎面相撞。截至3月1日，事故共造成38人遇难、72人受伤。——译注

闻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声明，全文如下：

希腊共产党为滕皮镇发生的前所未见的致命列车相撞事故致哀，向遇难者家属致以真诚的慰问。希腊共产党呼吁本党的党员和朋友前往伤者住院的城镇参与献血。

我们要求彻底查明这场惨剧的原因，不得有任何掩盖！

无论如何，滕皮镇的惨剧不是毫无前兆的。

长久以来，各种迹象已经表明：不管是对乘客还是工人来说，铁路交通行业已经产生了极为危险的情况。工人们曾多次警告说，发生严重事故只是时间问题。显然，政府和铁路公司忽视了这些警告。

人们投诉铁路网维护情况糟糕，安全系统、员工安排和重要基础设施（如信号牌）存在缺陷和漏洞，这些都证实了工人们的警告。不久前，希共支持的铁路工人工会团体曾发布过一份声明，上面这些正是声明中提到的问题。声明令人震惊地作出了正确的预言：“我们不会眼看着事故发生。一旦发生事故，他们只会留下虚伪的眼泪，只会做马后炮式的分析。”

因此，这次事件不是“运气不好”，而是一桩势必发生的、有原因的、有罪魁祸首的罪行。

铁路公司应当对此负重大责任。公司的声明没有对事故的细节和原因做任何回应，甚至没有给出列车上的确切乘客数目。然而，即便这样，国家仍然每年给它 5000 万欧元的补助。

以上这些是长久以来坚持的“铁路自由化”、国家投资缺乏、铁路系统碎片化、将原 OSE 列车公司 (TrainOSE) 私有化等政策的结果。如上所述，这项由新民主党 (New Democracy)、激进左翼联盟 (SYRIZA) 和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 (PASOK) 迄今为止各届政府一致盖章通过的政策是罪恶的政策。在这项政策的框架下，工人被裁员，仍保有工作的工人则被迫按弹性工作条件、以更高工作强度工作。但与此同时，国家却在给这家意大利铁路公司发放大额补助^[2]。

某个部长辞职^[3]无法免除这些责任，总理关于“人为错误”的声明也无法掩盖这些责任。

各党都忠诚追随着的这项政策在其他欧盟国家也已经引发了许多惨案。因此，没人有权声称自己不知道这种情况。

为了这项罪恶的国家政策和投资者的利润，安全的、现代的铁路运输所需的必要条件被牺牲掉了，因为这些条件被系统性地视为一种成本。

反对上述问题的斗争关乎着生死！

^[2] OSE 列车公司于 2005 年成立，起初是作为希腊铁路组织 (OSE) 的分支，后来接管了铁路运营并独立。2013 年，希腊政府将 OSE 列车公司卖给了意大利国家铁路集团 (Ferrovie dello Stato Italiane)。该公司 (即发生此次事故的铁路公司) 现名为希腊列车公司 (Hellenic Train)。——译注

^[3] 3 月 1 日，希腊基础设施和交通部长科斯塔斯·卡拉曼利斯 (Kostas Karamanlis) 因此事故辞职。——译注

希共收到的慰问信

在滕皮镇的惨剧发生后，许多人向希腊人民发出了表达慰问和团结的信息。截至目前，希共中央委员会总部收到了墨西哥共产党、西班牙工人共产党、土耳其共产党的信息。



雅典、塞萨洛尼基、拉里萨等地大学学生会的动员

这次迟早要发生的撞车事故的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大学生，他们当时正在小假期后返回校园的途中。

3月1日星期三，雅典、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拉里萨（Larissa）三市的学生会在希腊列车公司（Hellenic Train）办公室外和火车站外开展静坐示威。示威的口号是“我们的死者——他们的利润”。

在雅典，学生并未做出任何挑衅行为，但警察和防暴

警察却攻击了他们。他们试图用催泪弹驱散集会，但没有成功。学生们游行前往议会，而镇压力量继续试图通过不断投掷化学物品来驱散他们。

2023 年 3 月 2 日





季米特里斯·库楚巴斯：必须通过有组织的斗争来表达愤慨

3月2日上午，希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里斯·库楚巴斯（Dimitris Koutsoumbas）到达了致命撞车事故的发生地。在听取了事故简报后，总书记发表了如下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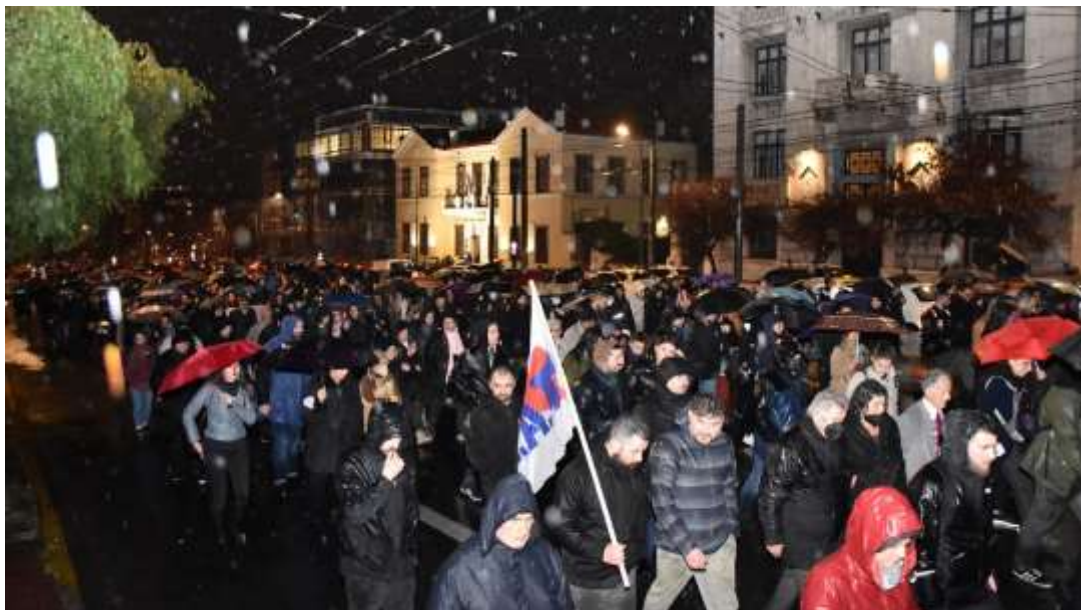
真的无法用语言表达我们对这难以形容的惨剧的极端沉痛。没有语言可以表达我们对这场大惨剧的无辜受害者亲属的慰问。这不是偶然事故，不是运气不好。这是势必会发生的罪行。铁路工人曾谴责过这种情况。希共也曾在议会中谴责过这种情况。几个月前，全体工人战斗阵线（PAME）的工会成员们也曾谴责过这种情况。这是一桩迟早要发生的罪行。

所有责任都必须搞清楚，不管是国家的责任、政府的

责任、个人的责任还是私有企业的责任。不能免除任何责任，不能忘记任何责任。这就是我们今后的职责。这是因为，只要安全系统还无法运作（即便现已配备了 21 世纪的科技），只要还缺少足够的受过训练的、有资格的、有证书的、有正常工作关系的员工，只要还没有对运行进程的控制、调度和监控，缺少对基础设施、铁路线和信号灯的维护保养，只要还存在着市场的丑恶的自由化，还在搞私有化，还在把希腊铁路组织（OSE）和 OSE 列车公司碎片化并卖给私人企业（正如新民主党、激进左翼联盟、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多年来所做的那样），那么结果就一定会是这种惨剧，而每次都会有新的受害者。

我们强调，必须彻底查清这个案件。有些重大责任必须立即得到揭露。这就是我们将要做的事。要通过政治选择和有组织的斗争来表达我们人民“决不让事故重演”的声音、怒火和愤慨。显然，我们要求的是提高和保护希腊人民的生活与福祉，而不是提高和保护少数公司的利润。





工会与群众组织：绝不原谅这桩罪行，我们要为事故全体死难者发声！

3月2日，几十个工会和群众组织在位于雅典的希腊列车公司办公室外举行大规模集会，之后游行前往议会。他们要求为这桩罪行追责。

塞萨洛尼基和帕特雷（Patras）也发生了类似活动。

2023年3月3日

斯洛伐克交通工人罢工迫使当局谈判



来源：印度“人民快讯”网站

日期：2023年2月15日

题图：科希策市2月14日的交通行业罢工。

链接：<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3/02/15/slovakian-transport-workers-strike-forces-authorities-to-the-negotiation-table/>

2023年2月14日星期二，在斯洛伐克，科希策市^[1]交通公司（Transport Company of the City of Kosice (DPMK)）的工人们发动了为期一天的全面罢工行动，这使得该市停止运转。此次罢工由工会组织，科希策市交通公司几乎所有的工人都参与其中，他们抗议市政当局不给公

^[1] 斯洛伐克仅次于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第二大城市。——译注

司提供足够资金，并要求提高工资和保证工作稳定。

在周二的罢工后，交通主管部门和市议员们被迫与工会成员谈判。在罢工后的谈判中，他们同意给交通工人涨薪 15%，市政议会也将考虑于 2023 年 3 月给科希策市交通公司划拨更多资金。在谈判后，工会成员撤销了星期三再次罢工的呼吁，并表示他们将会等待（当局）落实谈判中达成的协议。

科希策市交通公司的工人们，尤其是公交车、电车、无轨电车的司机和其他辅助员工，还呼吁签订更公平的合同和提高工作稳定性。

斯洛伐克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Slovakia (KSS)）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工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of the Slovak Republic (KOZ SR)），以及社会主义网（Socialisti.sk）和“抵抗-劳动党”（VZDOR）等左翼团体都公开支持罢工和工人的要求。

在 2 月 14 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社会主义网指出：科希策市交通公司的雇员们长久以来一直都在提醒（当局）注意这些问题，今天的罢工不是毫无征兆突然发生的。早在 1 月 11 日，科希策市交通公司的工会就发布了罢工警告，但管理层甚至不想花点心思搞清楚自己公司里发生了什么。

社会主义网的领导者阿图尔·贝克马托夫（Artur Bekmatov）要求“结束交通公司缺乏资金的状态”。他补充说：“工人们要求的不只是保留自己的工作和在通胀背

景下提高工资。他们是在为科希策全体市民而战斗。”

斯洛伐克共产党科希策市委员会也表达了对科希策市交通公司工人的声援。

韩国全国民主劳动总联盟遭突击搜查



来源：印度“人民快讯”网站

日期：2023年1月18日

题图：调查人员强行进入韩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总部搜查。

链接：<https://peoplesdispatch.org/2023/01/18/outrage-mounts-after-korean-confederation-of-trade-unions-is-raided-by-intelligence-and-police/>

2023年1月18日星期三，随着韩国政府加大对工会和进步团体的迫害力度，韩国最大工人组织之一——韩国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Korean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KCTU)）^[1]，遭到了情报机构和警察的突击

^[1] 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简称民主劳总，是韩国第二大工会联合会。民主劳总成立于1995年，2020年会员人数达到110万人。——译注

搜查。国家情报院（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 (NIS)）和警察厅（National Police Agency）对民主劳总的办事处及其分支机构进行了突击搜查。

据报道，根据涉嫌违反饱受争议的 1948 年《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的指控，国家情报院从法院获得了针对民主劳总的搜查和扣押令。国家情报院官员表示，搜查是在多年以来“对据称与朝鲜有联系的内部调查”后进行的，但他拒绝透露任何进一步的信息。

这次突袭的主要目标是四个人。其中包括：民主劳总的一名高级领导人，民主劳总的两个分支机构——全国保健医疗产业工会（Korean Health and Medical Workers' Union）、全国金属工会（Korean Metal Workers' Union）的干部各一人，以及一名来自济州岛的工会组织者兼反战活动家。

除了民主劳总在首尔的总部之外，突击搜查还在多地进行，包括被指控领导人的住所。在首尔总部，民主劳总的干部和调查人员对峙，要求搜查必须在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但是根据报道，国家情报院和警察厅的调查员仍然强行进入了办公室。

在搜查继续进行之前，对峙持续了超过 3 小时。民主劳总在 YouTube 直播了对峙和一部分突击搜查的状况，直播显示调查人员强行进入了办公室。民主劳总的干部表示，总部人员的身份证和照片在未经他们许可的情况下被拿走。

在突击搜查开始不久之后的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民主劳总的发言人韩桑金（Han Sang-jin）表示，这次突击搜查似乎企图将正在进行的对工会成员的迫害和所谓的朝鲜“间谍网”强行联系起来。

韩桑金说：“（调查人员）部署了数百名警察甚至携带了气垫，制造了大场面，尽管我们没有太多理由抗拒。”该工会还谴责国家情报院和警察厅滥用饱受争议的《国家安全法》。

这部法律通过于朝鲜战争中期，将与朝鲜官员会面、赞扬朝鲜或共产主义等行为规定为犯罪。在冷战中，该法曾被广泛用于实行反共和反工会的迫害以及压制民主的声音。

此次突袭发生之际，尹锡悦总统领导的保守右翼政府正在利用未经证实的与朝鲜有联系和从事间谍活动等理由，对该国进步团体和劳工运动的领导人进行指控。

情报官员宣称，尹总统上台后最近发生的一些工人罢工和反战抗议是在朝鲜的命令下进行的。在这些案件中，《国家安全法》同样被用作调查和突击搜查的依据。

根据《韩国时报》（The Korea Times）的报道，在过去几周内，发生了多次针对进步活动家和工会组织者住所的突袭。这些突袭发生在济州岛、庆尚南道的晋州和昌原以及全罗北道的全州。这些突袭是国家情报院针对该国进步团体内部所谓“间谍网”的调查的一部分。

国家情报院否认“间谍网”调查与周三对工会的突袭有关。活动家谴责用冷战时代的法律和反共主义政治迫害来针对和恐吓进步的反对声音，称这都是军事独裁时代的把戏。

上周，在济州岛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一群公民社会活动家、反战倡导者、反对派政治领袖和工会人士谴责说，这些突袭行动是企图以虚假的说法来镇压进步运动。

《韩国时报》援引上述人士的一份声明说：“调查仍在进行中，没有人被起诉。但是仅根据搜查令所写的内容，它就被夸大为间谍网案件。”该声明还指出，他们怀疑政府正在向“保守派媒体机构散布虚假信息”，以规避针对近期边境安全失误的批评。

土耳其共产党向资产阶级送上“新年礼物”



来源：土耳其共产党网站

日期：2022 年 12 月 31 日

链接：<https://www.tkp.org.tr/en/agenda/tkp-closes-down-the-year-2022-over-the-heads-of-the-bosses/>

2022 年 12 月 30 日，土耳其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Turkey (TKP)）党员们在土耳其最大的资本家协会——土耳其工商业协会（Turkish Industry and Business Association (TÜSİAD)）^[1]总部门前开展了斗争

^[1] 该协会所代表的 4000 个企业产生了土耳其对外贸易总量的 80%，经济利润的 50%，税收收入的 80%以及非公务、非农业劳动力的 50%。总部位于伊斯坦布尔。——译注

活动。

12月30日上午，土耳其共产党宣布要去给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工商业协会“拜年”，并为老板们准备好了“礼物”。当天下午，土耳其共产党党员和工人们聚集在这个土耳其最大的资本家协会的总部门口，他们扛着旗帜，喊着口号：“土耳其工商业协会是杀人犯！”“土耳其工商业协会是抢劫犯！”“工人将向资本家问罪！”“我们要揪住老板不放！”

高喊口号之后，土耳其共产党党员、冶金工人艾达纳·阿克塔什（Aydaner Aktaş）对媒体发表了声明。土耳其共产党的这份声明简要地宣布，他们决心夺回老板从人民手里偷走的一切。

声明全文如下：

“我们是被掠夺了自然的农民。我们是生活空间被掠夺、被彻底入侵的农夫。我们是在艰苦条件下生活的工人。我们构成了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

作为工人，我们创造着生活本身，建筑着高楼大厦，创造着财富，却过着艰辛的生活。然而，与此同时，土耳其工商业协会的老板们的钱箱却越装越满。

正是在这栋房子里，他们决定着如何抢劫人民和到哪里开展掠夺，而这多亏了他们用人民的赋税买通的那些政治家们。

土耳其工商业协会的老板们是压在我们国家头上的那

个剥削寄生阶级的成员。

土耳其工商协会的老板们是谋害几百万死难工人的凶手，是谋害死于矿洞中的矿工们的凶手，是谋害孤儿们的凶手。

土耳其工商业协会的老板们是政治活动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它是决定我们生存方式、生存条件、能挣多少钱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他们在被买通的政治家的帮助下，用暴力压迫我们。他们的钱箱越装越满，但与此同时，我们却甚至无法维持生计。

2022 年过去了，这一年工人们的处境非常艰辛。但是我们创造的财富却填满了这些人的钱箱。

在我们国家，土耳其工商业协会的老板们的财富成倍增长，人民却靠着从垃圾堆里找来的面包维生。老板们想让这些人民闭嘴，他们想让我们接受贫困，他们想让我们保持沉默，接受他们所说的一切。

决不准这样！

我们，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比他们的千百万钞票更重要，因为我们有千百万人，我们是人民，我们应有的不是这样的生活条件。2023 年，我们将要提高我们的斗争，争取一个我们能像人一样生活的国家。我们要向对我国公民犯下罪行的土耳其工商业协会的老板们问罪。2023 年将会是我们共产主义者、革命者、工人们斗争的一年。

我们要向犯下如此罪行的土耳其工商业协会的老板们

问罪。

他们把所有的矿山和河流，把我国的每一个角落都纳入掠夺的范围。他们压迫保卫自己土地的农民，他们压迫保卫自己工会的工人。但是这种压迫不能也不会如此继续下去。

我们想要的并不多。我们是创造一切财富的工人。

我是一名冶金工人，早上 7 点就要进入工厂，直到夜里 23 点才能离开。虽然我如此勤奋，但也无法维持生计。无需太多数学计算就能看出，这有点荒谬的。

我们想要一个我们能像人一样生活的国家。一小撮人拥有不可计数的钱财，而我们的生活、工人的生活却处于黑暗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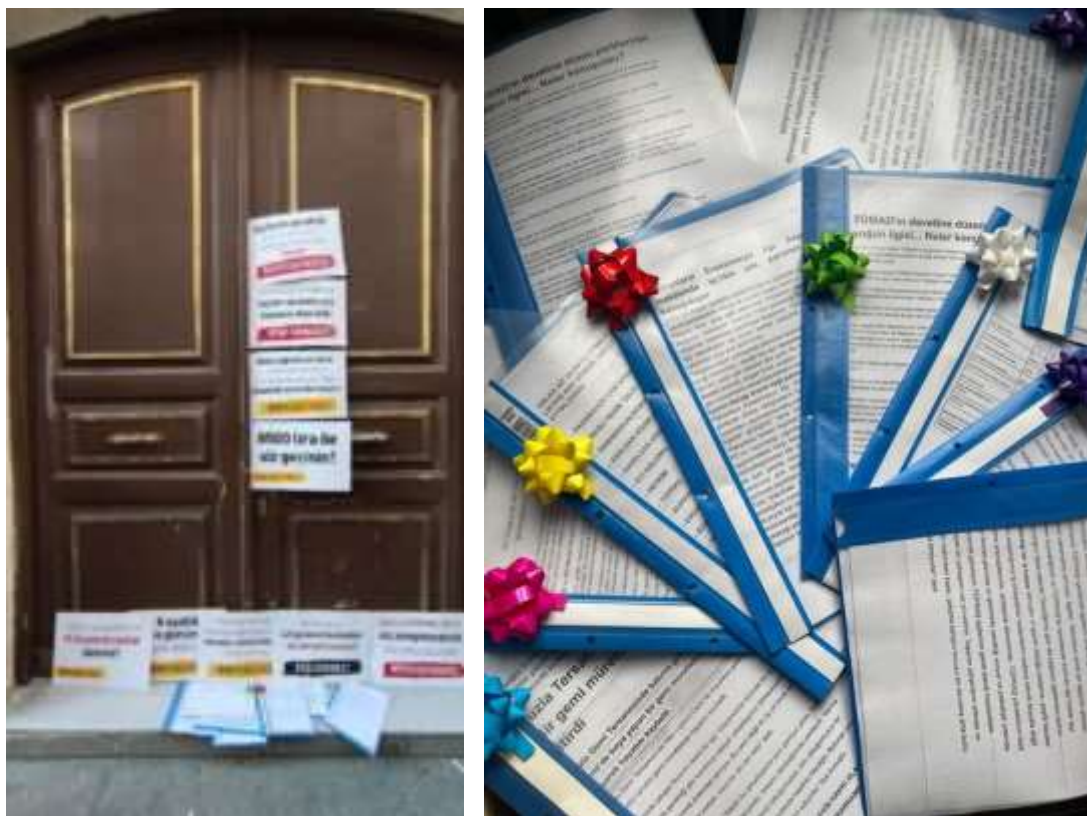
这不能继续下去。工人迟早要从土耳其工商业协会的老板们手里，从政府手里夺回自己应得的东西。

2023 年将成为工人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之年。

如此之多的不公和残酷都被视作我们活该，任何正直的人都不会接受这一幕。正直的人们都会加入这场斗争，并且手挽手、肩并肩地提高这场斗争。然而，我们都知道，资本家阶级以及支持他们的土耳其工商业协会、正义与发展党（AKP）政府都毫无道德标准。他们唯一在乎的就是：资本必须扩大，钱箱必须填满。人民死于饥饿，孩子们的父亲死于矿洞事故……老板们却既不感到担忧，也不感到悲伤。

我们迟早要向犯下这一切的土耳其工商业协会的老板们问罪。我们将尽我们的全力去斗争，来把他们创造的这剥削之国变成适合生活的国家。

土耳其工商业协会滚出去，国家是我们的！”



在这场行动结束时，土耳其共产党党员在土耳其工商业协会大门前留下了他们的“新年礼物”——老板们的犯罪档案，其中包括造成死亡的工业事故的记录、滥用童工的记录、被私有化的企业列表、显示老板利润上升和工人生活开销上升的图表、移民工人死亡事故的数据。



同一天，土耳其共产党的“卡迪科依工人之家”（Kadıköy Worker House）的工人们向几家公司的地址寄出了“新年贺卡”，来向老板们传达自己的新年讯息。下面是一些“贺卡”的内容：

亲爱的萨娜姆·迪科门（Sanem Dikmen）：

欧洲 T 恤工厂（European Tshirt Factory (ETF)）^[2] 工人们的汗水和斗争，就是土耳其工人阶级的斗争。你就

^[2] 萨娜姆·迪科门是该工厂老板。2022 年 7 月至 9 月，该厂大量解雇工人、克扣遣散费，引发工人抗议。抗议活动持续超过一个月，后被警方镇压，许多工人遭到殴打。——译注

忙活你那肮脏的 T 恤去吧！我们将建立一个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国家。2023 年将是工人之年。

亲爱的布伦特·伊萨奇巴希 (Bülent Eczacıbaşı):

我们知道，你从工人手里偷得了你的 22 亿财富。你用艺术也无法掩盖你的剥削^[3]。打倒你的雕塑。新的一年，你将看见更多的工人站起来反抗你。祝你新年好！

亲爱的通贾伊·厄齐尔汗 (Tuncay Özilhan)^[4]:

凡是你用你的丝绒手套夺走的东西，我们都将用我们的铁拳夺回来。

亲爱的土耳其工商业协会，

新的一年，我们想要更少的剥削、更少的压迫、更多的世俗化、更多的空闲时间、更多的自由。你觉得合适吗？

^[3] 伊萨奇巴希是伊萨奇巴希控股公司 (Eczacıbaşı Holding) 的董事长，该公司在艺术、体育等方面有大量投资。他曾任土耳其工商业协会董事长。——译注

^[4] 安纳托利亚集团 (Anadolu Group) 董事长，曾任土耳其工商业协会董事长。——译注

伊朗革命、政治伊斯兰与全球资本主义



来源：“变革！欧洲”网站（原载美国《雅各宾》杂志拉丁美洲版）

日期：2022年10月17日

链接：https://www.transform-network.net/blog/article/the-iranian-revolution-political-islam-and-global-capitalism/?tx_news_pi1%5Bfocus%5D=&cHash=d2749ac3d5093f70f05c3d27cb378d00

在伊朗，我们正在经历社会革命。然而，一旦我们指出这是一场女权主义的革命、女权主义的运动，某些人心中就会感到恐惧。即便有人恐惧，有人怀疑，有一点是显

然的——这是全伊朗女性的抗争。马赫萨（吉娜）·阿米尼（Mahsa (Zhina) Amini）之死引发的抗议迅速传遍全国。这场抗议表明，近年来女性反对强制头巾制的斗争正是革命街女孩运动（Girls of Enghelab Street）^[1]和类似形式的民间不服从运动的延续（比如 2017 年和 2019 年的全国抗争）。虽然经济、社会、政治危机也加速了这场运动，但此次抗争是和女性声音紧密相连的。

谁能否认，对马赫萨（和很多其他女性）被谋杀的愤怒浪潮正风起云涌？谁能抗拒低声喊出这一运动的关键口号——“女性！生命！自由！”的冲动？这一口号最初是由土耳其的库尔德女权主义者于 1987 年创造的。后来，每周六在伊斯坦布尔举行集会、要求得到自己被强迫消失的亲人的讯息的“星期六母亲”们也呼喊这个口号。现在，不仅在伊朗街头，而且在全世界都能听到这个口号。对伊朗人来说，马赫萨之死不是普通的死亡事件。它是未被媒体聚光灯覆盖的、每天都在发生的国家谋杀。她的死是我们所有人的死。当中年和青年女性在马赫萨死亡的医院门口集会时，她们高喊：“我的女儿可能是马赫萨，我们中任何人都可能是马赫萨。”“我们都是马赫萨！”因此，马赫萨不仅仅是一名女子，她更是抵抗伊斯兰共和国系统性压迫的标志，是一切被压迫者（学生、工人、教师、被边缘化

^[1] 2017 年 12 月 27 日，伊朗女性维达·莫瓦赫（Vida Movahed）在德黑兰的革命街解下白色头巾、系于杆上挥舞，以示抗议强制头巾制，她因此被称为“革命街女孩”。她立即被警方逮捕，这引发了声援运动，许多女性效仿她的行为。——译注

的穷人、少数族裔等)的标志。在伊斯兰共和国的统治下,上述每一个群体都被暴力地压服,因此这不仅仅是关于强制头巾制的斗争,它更是反抗伊朗女性每天在家中、在工作中、在学校里、在街上、在个人空间和隐私空间里经受着的一切压迫的斗争。政治伊斯兰主义无处不在。

在伊朗,政治伊斯兰是在1979年人民革命失败之后出现的。它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政治运动。它作为一种右翼策略,很久以前就已经蔓延到伊朗境外并在全球(尤其是中东、北非)传播,用来压制陷入贫困的大众阶级和各族人民(主要是库尔德人)和击败整个地区的反资本主义左翼运动。伊斯兰主义政权支持的那种世界观是异性恋父权制(heteropatriarchal)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又一个体现。异性恋父权制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不断传播,它反对中东各国(比如阿富汗)的女性组织:从20世纪初起,她们就在对抗父权制,直到她们被塔利班屠杀。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

历史性地看待各种现象是很重要的,因为资本主义,尤其是父权制倾向于把看起来不可能的东西自然化。因此,1979年3月8日反对伊朗政权厌女举措的女性游行经常被人遗忘。波斯裔、库尔德裔、阿富汗裔、阿拉伯裔、土耳其裔、阿马齐格裔等许多中东、北非社会的女性也经常被忘记:她们正不停地战斗,反对女性身份的自然化,尤其是反对“穆斯林国家的女性”这一身份的自然化(人们总

是这样称呼她们)，争取从这种自然化中解放出来。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习惯上来说，法国裔、巴斯克裔、加泰罗尼亚裔、英国裔的女性并不会被称呼为“基督教国家里的女性”或“基督徒”。

政治伊斯兰指的既是一种政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涵盖了各种侵犯人权、否认女性拥有人类地位的右翼运动。因此，欧洲的社会主义的、反种族主义的、去殖民的、后殖民时期的各女权主义流派都应当理解这个背景的特殊性，以求避免复刻任何本质主义观点^[2]：“女人不是生为女人，而是后来才变成女人”^[3]的原则应当成为激进女权主义实践的萌芽。对我们而言，“女性”不存在^[4]，正如“黑人”、“穆斯林女性”也不存在——相信这些概念存在，就是在搞拜物教。只存在复数的“女性们”，并且她们不是作为一种生物学数据而存在，而是作为社会阶级存在，正如黑人们和穆斯林们不是作为生物学数据而存在，而是作为社会阶级或群体而存在。女性和男性不是生来就是女性或男性，而是被塑造为女性或男性的。这种塑造过程处于父权制、资本主义和殖民统治的物质体系内部。如果不承认

^[2] 在社会学（尤其是性别研究）的语境下，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指的是这样一种观点：人的现状或地位（如“作为女性”）是先天决定的本质，社会对人的后天塑造处于次要或无关地位。与此相反的观点（例如，主要由社会条件后天地“建构”女性的地位、规训女性的行为）称为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译注

^[3] 出自法国女权主义作家波伏娃的《第二性》。——译注

^[4] 此处“女性”使用的表述是 the woman（单数），指的是女性这个整体概念。——译注

这一前提，就意味着把我们“生物学化”。这种生物学化是为了把我们的地位“自然化”，其目的是让我们继续永恒地、从本质上视自己为穆斯林；或者让我们出于“伊斯兰国家据说代表了我们的宗教思想”的理由，而从本质上视自己为安于生活在其中的穆斯林女性。对抗这种对宗教、文化及任何社会现象、身份属性的拜物教（它使各国暴力侵害女性的政治结构模糊化、隐形化、自然化）是我们的道德-政治责任。如果我们自认为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那就逃不开这个责任。政治身份总是从属于政治结构；我们需要的不是“多文化身份政治”，而是新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它需要所有人一起构想、组织、建设。为了解放和自由而思考、演说、战斗的前提并不是拥有特别身份，而是必须拥有基于情境的知识（situated knowledge）。因此，我们始终坚持认为：全球女权主义运动应当对库尔德女性多加注意，她们正在为库尔德人民的自由而战斗；应当读一读、听一听伊朗裔、阿富汗裔、土耳其裔、阿马齐格裔、埃及裔、突尼斯裔的众多女性的声音，以便理解和弄清政治伊斯兰的全球性，弄清它如何像帝国主义政权那样，通过货币、武器、信仰在世界各国的社会的各个方面创造霸权。

我们的激进女权主义实践与反资本主义的斗争相联系，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相联系。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一直坚持认为：政治伊斯兰是政府的工具，是这些地区的精英和右翼势力控制人民的工具。这个工具在冷战后被野蛮地应用，

以便促进各国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结构。

在萨盖兹（Saqqez）的马赫萨之墓前，前来哀悼的女性摘下了头巾，并在空中挥舞：这头巾不再是用来对女性身份和人格加以殖民的身体锁链，而是仿佛成了库尔德舞蹈的一部分，它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真正功能。这非同寻常的讯息传遍伊朗，男男女女都握着愤怒的拳头走上街头，风吹进了他们的头发，他们说：“我们不会在压迫下生活”。长久以来保持沉默的大学和中学里，现在也全是摘下头巾、在各自学校中罢工罢课的女性。就算是在伊朗那些最小、最穷的城市里，我们也能听见人们的呼喊，然而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伊朗听见人们喊出“姐妹”而非“兄弟”。

我们都是马赫萨

在人民之中，既能看见希望，也能看见恐惧，然而这次宏伟的抗争正在显示出库尔德人、土耳其人、法尔斯人（Farses）、吉拉克人（Gilakis）、卢尔人、俾路支人等族裔之间的统一和全国团结。在伊斯兰共和国把示威游行变成战场之时，人们互相说道：“别怕！别怕！我们都在一起！”许多人被杀或被捕，其中包括女权主义活动家、记者和学生。这次抗争伊始，伊斯兰共和国就限制人们使用互联网，因此我们很难获得伊朗的新闻。众所周知，限制通讯与媒体是资本主义民主制（不管是新教、英国国教或是基督教国家）最喜欢的战术之一。这种战术不是伊斯兰共和国专有的，我们在乌克兰的新自由主义战争之中也能看

见这种战术。因此，很多读者可能还不知道：库尔德斯坦有很多城市都处于彻底罢工状态；伊朗政权的军队在伊朗南部的扎黑丹（Zahedan）大开杀戒，杀死了几十个上街抗议的俾路支人；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在轰炸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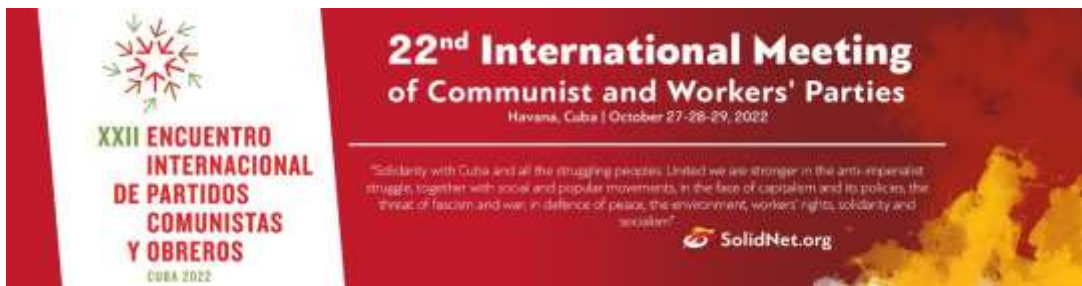
世界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支持、声援伊朗抗争的示威，然而另类右翼（alt-right）厌女的、亲法西斯的运动也正在世界各地传播。君主主义者以“男性、祖国、繁荣”的喊叫来回应伊朗的“女性、生命、自由”运动。这与用“所有人的命都是命”（#AllLivesMatter）来对抗“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LivesMatter）、用“不是所有男性都这样糟糕”（#NotAllMen）的话语来对抗女权主义运动的话语与斗争的做法一脉相承。同时，堕胎和同性恋婚姻被禁止，一些团体在互联网上攻击跨性别者，白人至上主义者在街上殴打穷人。父权制的、霸权主义的社会加强了这股反动潮流，而贫困、被剥夺、被排斥则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用不完全是比喻的话来说：这些政治运动和政党要在世界各地重建以男性为中心的、巴列维王朝式民族主义的统治。伊斯兰共和国强迫女性戴上头巾，而巴列维王朝则是强迫妇女摘掉头巾，以此给西方国家展示自己现代的、可接受的面目。显然，这两种政权都将女性视为性别上的物：她们没有权利做出选择，没有权利控制自己的身体。

伊朗正处在没有回头路的时刻。人民的愤怒正在胜过政权的压制力。新一代人摆脱了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他

们是完全自由的。考虑到他们的勇气，伊斯兰共和国应该存活不了多久了。

马赫萨（吉娜）·阿米尼不只是一个个体；她的名字已经和其他被伊斯兰共和国逮捕、折磨、杀害的女性们的名字编织在一起。就像她的墓碑上写的那样，她的名字不会死亡。她的名字是我们的标志。她的名字是我们推翻全世界父权制资本主义政权根基的信号。

塞尔维亚共产党人党 在第 22 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的发言



来源：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团结网”（SolidNet）

日期：2022 年 10 月 27 日至 29 日

链接：<http://solidnet.org/article/22nd-IMCWP-Contribution-by-the-Party-of-Communists-of-Serbia/>

亲爱的同志们！

我谨代表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塞尔维亚共产党人党（Party of Communists of Serbia），向与会的各位代表表示欢迎。我们还要感谢这次会议的主办方古巴共产党对会议的高效组织和令人难忘的热情款待。借此机会，我们要向劳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古巴革命同志们转达我们全体党员的问候，我们还要向当代的古巴共产党人致敬，他们成功地捍卫了古巴的社会主义，使之免受美国及其附庸们所施加的新法西斯主义压迫。我还要代表南斯拉夫地区共产党和工人党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and Workers' Parties from the territory of Yugoslavia）对你们表示欢迎。

我们因曾经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无比满足，实现这样的生活也是今日全球共产党人的希冀所在与行动指南。而古巴人民仍生活于社会主义社会之中这件事——是巨大的特例——我们这颗星球上现今很少有人能享有如此特例。感谢铁托元帅领导的光荣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我们也有幸在自治社会主义中度过了 45 年光阴。铁托元帅开展武装革命和反法西斯斗争时仅有 12000 名党员，他们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也就是共产主义者的至高目标——击溃资本主义。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共产党人几乎都失败了，仅有几个党成功推翻了资本主义。在那些群众性的强大政党与资产阶级斗争了一百多年却没有成功的时刻，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一小群同志却胜利地进行了武装革命，做出了西方各国无一敢为的对美帝国主义的持续抵抗，这是我们永恒的精神财富。对于革命事业来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卡米洛·西恩富戈斯^[1]这样的人仍然是无可置辩的传奇。为了战胜那个拥有世界最强经济军事力量的邻国，付出流血牺牲、受封锁与受制裁的代价是值得的。

古巴和南斯拉夫的共产党人有许多共同点：我们都进行了独立的武装革命，我们都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权，我们都是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铁托与菲德尔·卡斯特罗是真诚的、互相尊重和欣赏的朋友。古巴至今仍然是社会

^[1] 古巴革命领导人之一，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一道被誉为“古巴革命三大司令”。——译注

主义国家，而南斯拉夫却不幸发生了反革命。但是应当强调的是，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人把政权和平地拱手让给资产阶级，而南斯拉夫的反革命是在唯一一种可能的办法下进行的，也就是在格外血腥残酷的自相残杀的内战中进行的。

我们来自塞尔维亚，一个 30 年来一直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塞尔维亚共产党人为之羞愧的是，我们不仅到现在还没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且其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的可能性也较为渺茫。资本主义变得更加强大，并且拥有新法西斯主义的特性。我们在国际会议上多年坚持说，美国以及欧盟中最为强大的那些国家是新法西斯主义的载体，而北约则是新法西斯主义的拳头。

1999 年，我们在塞尔维亚亲身体验过北约的暴行，而我们是唯一一个在孤立无援的处境中对抗北约的欧洲国家。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是仅有的与极端种族主义的北约作战的白人，在我们之前，北约只曾和有色人种作战。我们党所有有战斗力的同志都曾穿着军装，我们也是欧洲唯一一支曾与北约作战的共产党人，我们非常清楚什么是战争，因此我们主张各民族、各国家人民之间的和平与平等。我们反对任何超级大国在军事、文化、经济上的帝国主义行径。这意味着，我们永远是为了保护各族人民之间的和平和开展阶级斗争而奋斗。

我们处于被许多国家实施的国际制裁下，这其中甚至

不乏我们的友邦。商店里空空如也，工资在几个月内就从 500 美元跌至 5 美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理解几十年来受到制裁的古巴同志们，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制裁，因为制裁损害了普通公民的权利，而塞尔维亚的资产阶级非但没有受到制裁的影响，反而更加富有了。今天的工人阶级，不过是为国内资本家和外国投资者工作的普通奴隶，无论多么不人道，也要无条件服从工作命令，这就是工人阶级的灾难处境，是塞尔维亚工人阶级在绝望中自杀自残的原因。多年来，我们一直向工人阶级发出警报，在资本主义制度彻底灭亡之前，他们的处境只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恶化。不幸的是，距离古巴革命——最近一次推翻资本主义的成功尝试，已经过去了 62 年。

塞尔维亚共产党人支持反资本主义斗争的一切形式——罢工、抗议、论坛、社交网络、杂志和媒体，但是我们决不会向人民撒谎说资本主义能够通过议会选举来推翻，而无需进行武装革命，这一点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早有论述，而列宁、铁托、毛泽东、金日成、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其同志们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从来都不容易，在今天也是一样，特别是在苏联、南斯拉夫和东欧那些遭遇反革命之后的地区。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曾经得到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大量援助，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就曾为那些共产党和其他进步运动、反殖民主义运动提供过武器、财政和组织上的援助，装载武器的飞机和船舶被派遣到世界

各地的冲突地区。至今仍有目击者声称曾看到过有许多来自各大洲的共产党干部带着装满美元的手提箱离开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但今天的共产党之间却没有这样的团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坚持要建立新的共产国际，作为党与党之间革命团结的载体。就像一百年前一样，许多共产党需要帮助。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那些手持武器为社会主义和自由而斗争的共产党人，因为他们是对资产阶级的重大威胁。所有其他共产党人也需要帮助来准备进行革命活动，因此，必须建立一个以列宁的共产国际为榜样的世界革命中心。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万岁！

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万岁！

国际妇女节的「前世今生」

【路透社伦敦3月6日电】在全世界于本周三庆祝国际妇女节之际,下面介绍一下这一全球性活动的意义、今年的主题以及活动人士们关注的问题。

什么是国际妇女节?

国际妇女节是庆祝女性成就和推动权利进步的年度活动。它起源于20世纪初美国的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尤其是当时妇女为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投票权而进行的斗争。

第一次有记录的庆祝活动于1911年在奥地利、丹麦和德国等国举行,当时超过100万人集会支持妇女权利。

从那时起,这一活动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范围上都开始扩大。关注焦点从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扩大到工作场所的平等这类问题。

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团体拥有该活动的所有权,但联合国在1977年正式承认国际妇女节后就经常站在庆祝活动的最前沿。

不过,世界各地的庆祝活动通常是分散的,而很多国家承认国际妇女节为公共假期。

今年国际妇女节的主题是什么?

联合国今年的主题是“数字包容:创新和技术推动性别平等”。该主题强调了技术对于推进权利的重要性,但日益扩大的数字性别差距正在影响从女性工作机会到网络安全的方方面面。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使用互联网的女性比男性少2.59亿,而且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职业中的参与人数不足。

联合国网站写道:“让女性参与技术会产生更具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并具有更大的创新潜力来满足女性的需求并促进性别平等。相反,女性参与不足会带来巨大损失。”

为什么国际妇女节很重要?

虽然联合国今年的主题强调了21世纪争取性别平等斗争的演变,但世界各地的庆祝活动也关注贫困和暴力等长期存在的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的一份报告发现,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女性在其一生中曾遭受过身体暴力或性暴力,这个问题与女性的经济机会、获得性教育的权利和生育权利有关。

虽然国际妇女节是一个提高人们对权利差距的认识的机会,但组织者也利用这一天来庆祝女性个人的进步和成就。

【路透社华盛顿3月6日电】今天公布的一项新研究报告显示,自1945年以来,在33个最大的多边机构中,仅有12%的最高职务由女性担任,而且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机构——包括全部四个大型开发银行——从未由女性领导。

由62位现任和前任女性高级领导人组成的维权机构“全球妇女领袖呼唤变革和包容之声”组织准备的这份报告说,其中五个机构有史以来只有过一位女性负责人,这包括现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乔-伊维拉。

曾经在2018年至2019年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的厄瓜多尔前外长玛丽亚·费尔南达·埃斯皮诺萨3日接受采访时说:“女性占世界人口的50%,所以这首先是人口正义的问题。但我还认为,女性结合了领导力、智慧和同情心,有时候甚至对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有着更深入的了解。”

报告显示,自1945年以来,作为研究对象的33个机构有过382位领导人,但只有47位是女性。尽管近年来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目前只有三分之一的机构由女性领导。

报告列举了自二战结束以来从未由女性领导过的13个机构,这些机构大多是在二战期间设立的,包括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粮农组织。

埃斯皮诺萨说,尽管她所属的组

报 告 显 示

女性在职场中仍处于边缘

织和世界银行的其他成员国紧急呼吁选择一位女性领导人,但作为世行最大的股东和历来负责挑选其行长的国家,美国上个月提名一位男性——万事达卡公司前首席执行官阿贾伊·班加(中文名为彭安杰)——担任该职务,这非常令人失望。

【法新社日内瓦3月6日电】联合国6日称,在全球范围内,女性比人们先前认为的更难找到工作,工作条件和薪酬方面的性别鸿沟在20年里几乎没有变化。

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称,它研发了一个新指标,这个指标在囊括所有有意找工作的失业者方面比官方失业率表现更好。该组织称:“新的数据显示,女性找工作仍比男性难得多。”国际劳工组织的新数据显示,全球15%的劳动年龄女性想要工作但没有工作,而男性的这一比例为10.5%。该组织称:“20年来,这一性别鸿沟几乎没有改变。”

该组织发现,低收入国家的就业鸿沟尤其严重,在这些国家有近四分之一的女性找不到工作。该组织称,男性的这一比例不到17%。国际劳工组织强调,女性在某些弱势岗位上的比例往往过高,包括在亲戚的企业帮忙做事,而不是自主就业。国际劳工组织说:“这种脆弱性加上较低的就业率,对女性的收入造成了影响。”

图片说明 美国密苏里科技大学的几名女学生正在研究一个机器人技术项目(联合国网站)



希腊爆发十年来最大罢工

【西班牙《国家报》网站3月8日报道】2月28日晚间造成57人死亡的滕比河谷火车相撞悲剧似乎已经耗尽了希腊民众的耐心。据媒体报道,3月8日该国爆发了过去十年来最大规模的总罢工,这同时也是八年来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

在经历了工作不稳定、大规模刺激旅游业导致房价上涨、各种非法窃听丑闻、自然灾害管理不力、警察开支不成比例增长,特别是过去12年实施的紧缩措施导致公共服务恶化等接连打击之后,希腊公众对政府的忍耐已经达到了最大限度。

在雅典,数万人展开了一场持续近4小时的大规模游行。在该国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同样也是与货运列车相撞的客运列车的目的地爆发了一场社会运动。大约2万人前往市中心加入游行队伍。

巴西去年遇害女性创新高

【法新社巴西利亚3月8日电】巴西去年统计的女性被杀人数超过1400人,也就是说,每6个小时就有一名女性被杀害,这是创纪录的水平。这是8日一份调查报告公布的数字,巴西总统卢拉也宣布要采取措施打击这些“难以容忍的”暴力行为。

2022年,巴西有1410名女性被杀害,比2021年增加了5%。这是自2015年有相关统计数据以来的新高。同时,2022年巴西总遇害人数同比下降了1%。

总统卢拉3日在总统府的国际妇女节活动上表示,女性被杀人数的增加“令人难以容忍”。他表示:“我们今天推出一系列措施以结束这种残忍行为,但是应该在打击对女性无法容忍的暴力活动方面走得更远一些。”

在这些措施中,包括增加给女性收容中心的资金支持,重新恢复预防配偶暴力活动的计划等。他还宣布,将向议会提交一项推动男女同工同酬的法律草案。

希腊两列车相撞上百人伤亡

【法新社希腊拉里萨3月1日电】当局说,周二晚间在雅典和塞萨洛尼基之间行驶的一列货车和一列客车迎头相撞,造成至少36人死亡,另有66人受伤。

希腊消防部门一名发言人指出,在货车和一列载有350名乘客的客车碰撞后,多节车厢在希腊中部的拉里萨市附近脱轨。

据当地媒体报道,其中一节车厢起火,多人被困其中。当地政府负责人称,“超过250名乘客已经通过大巴转移到塞萨洛尼基”,“不幸的是,伤者和死者人数可能还会增加”。

希腊政府已就此召开一场危机处理会议。当地媒体称,拉里萨地区的两家医院为接纳众多伤者都已被征用。

这列客运列车从首都雅典开往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卫生部长塔诺斯·普莱维里斯说,大多数乘客是“年轻人”,这列火车上载有许多学生,他们在长假周末返回塞萨洛尼基。

截至目前,已有约194人获救。目前尚不清楚两列火车相撞的原因,当地媒体称,这是“希腊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火车事故”。

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在推特上说:“我今天上午与希腊人民在一起。”

火车司机工会主席科斯塔斯·杰尼杜尼亚斯在事故现场对本社记者说,这两列火车是在同一轨道上迎头相撞的。

他说,这起事故“难以想象”,“如果安全系统正常运转,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西媒
报道

欧洲食品价格涨幅“已经失控”

【西班牙《国家报》网站3月5日报道】题:菜篮子令欧洲窒息:能否阻止食品价格上涨?(记者 克里斯蒂娜·加林多 埃莱娜·G·塞维利亚诺 拉法·德米格尔)

一升装的牛奶在马德里的超市售价为0.9欧元,在伦敦为0.92欧元,在柏林为1.05欧元,在巴黎为1.54欧元。一公斤苹果在罗马的超市售价为1.46欧元,在布鲁塞尔为2.69欧元。

这种比较的代表性非常有限,因为这些商品的品质并不完全相同,各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和收入水平也不相同。但它说明了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所有这些商品在过去一年中的价格涨幅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欧洲的食品价格涨幅已经失控:根据欧盟统计局最新的详细数据,1月份欧盟食品价格同比上涨18.4%。有14个国家的数据高于这一水平,例如德国(20.5%)和葡萄牙(21.1%)等,其余国家

也都达到了两位数。食品价格上涨削弱了民众的购买力,并引发了关于如何应对这种情况以及食品行业是否有人从中获利的争论。

绝大多数专家以及农业和食品业内人士认为,欧洲人的菜篮子是多种因素构成的一种异常组合的“受害者”。这一波物价上涨始于2021年,并随着一年前乌克兰战争的爆发而恶化。此外,由于收成不好,农产品的产量降低,涨价情况进一步恶化。

巴勃罗·德奥拉维德大学经济学教授曼努埃尔·伊达尔戈警告说:“我们正面临一场‘完美风暴’:能源、原材料和化肥的价格上涨;干旱和霜冻导致收成和供应量减少……这是一个无法简化的问题。”

在马德里的一家超市中,一名顾客正在货架上寻找最便宜的牛奶。牛奶是过去一年中欧洲涨幅最大的食品

之一,在西班牙的涨幅为33.4%。这名消费者说:“我更关注价格,我会比较各个品牌的牛奶,也会在不同超市之间进行比较。”

各国之间的情况也存在差异,本报用欧洲8个城市的10种基本商品编制了同一种菜篮子,这10种商品包括:面包、鸡肉、酸奶、牛奶、咖啡、意大利面、鸡蛋、土豆、西红柿和苹果。这一菜篮子最贵的是荷兰的城市,随后是伦敦、巴黎、柏林、布鲁塞尔、罗马、里斯本和马德里。

虽然能源价格有所下降,但食品价格继续上涨,这引起了收入较少的家庭的担忧,他们不得不将越来越多的收入用于采购食品。

根据丹麦奥胡斯大学与欧盟下属机构欧洲创新与技术研究所今年1月联手对来自10个欧洲国家的5000名参与者进行的一项调查,现在有52%的人比大流行之前更加关注食品价格,比2020年增

加了31个百分点。这项调查的作者指出,54%的人认为乌克兰战争是主要原因,48%的人认为各国的食品价格上涨明显不均衡,而战争“让食品经销商和生产商获得了更多利润”。

社交媒体助长了这种争论。近日在德国,社交媒体用户对蔬菜价格议论纷纷。“一根黄瓜就要1.89欧元,而且还不是有机的!”一名推特用户在展示超市空空如也的货架照片时惊叫道。还有人上传了辣椒7.99欧元一公斤和西红柿5欧元一公斤的价签照片。最高纪录似乎属于一种3.29欧元一根的黄瓜。

德国这个欧元区第一大经济体是受食品价格上涨影响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对创纪录的黄瓜价格的抱怨反映了欧洲正在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造成了火上浇油的效果:欧洲大陆中部地区和英国的大棚今冬大批关闭,这导致蔬菜供应减少并引发价格上涨。

来源:《参考消息》

发展中国家民众深受俄乌冲突之害

【日本《朝日新闻》2月23日报道】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深受俄乌冲突之害

埃及：没有饲料，鸡肉一度消失

位于埃及开罗近郊的一家4层楼的养鸡场，在一年前俄乌冲突尚未爆发时，饲养着2.5万只鸡。养鸡场经营者说：“现在一只鸡都没有了。不光这里，这个地区的12家养鸡场都没有一只鸡。”

去年10月，玉米和大豆的复合饲料价格暴涨至1.8倍。没过多久，已经完全买不到饲料。饲料短缺的主要原因是俄乌冲突。埃及依赖粮食进口，85%的玉米和几乎所有大豆都来自国外，20%至30%的玉米来自乌克兰。

埃及养鸡业协会称，埃及损失了1400万只母鸡。埃及鸡肉价格从去年12月开始暴涨，到今年2月上涨了大约2倍。在开罗的超市里，鸡肉一度消失。

肯尼亚：肥料涨价，农民种地难

今年1月下旬，肯尼亚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尤尼斯·旺古伊在地里收获数量不多的土豆。

“虽然我不知道俄乌战争的原因，但我知道它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影响。”旺古伊愤怒地说。

他和家人长年在大约5000平方米的地里种植玉米、大豆等作物。去年玉米大歉收，收成只有往年的20%，原因在于没有使用足够的肥料。俄乌冲突爆发后，肥料价格暴涨，他已经买不起了。

旺古伊说：“连买种子和支付劳动成本的费用都没有，我已经没信心种地了。”

巴基斯坦：电力紧张，店铺经营受挫

“为了节约电力，所有购物中心和餐厅分别要在晚上8点半和10点之前关门。”1月3日，经济低迷的巴基斯坦政府向民众提出上述要求，称缩短

营业时间可以节省620亿巴基斯坦卢比(约合2.3亿美元)。

但是在首都伊斯兰堡近郊，营业到深夜1点左右的饮食店店主穆罕默德·纳吉德说：“在生意最好的时间段关门是强人所难。”该店由于新冠疫情，营收额减少了近60%。

“客流还没有恢复。再这样下去，就不能继续开店了。”纳吉德说。

多国债务危机加剧

受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影响，有不少国家在偿还外债时陷入困境。世界银行归类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截至2021年的外债超过9万亿美元，创20年来新高。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斯表示：“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正在加剧。”

因外汇短缺无法购买燃料的斯里兰卡于去年4月停止偿还外债。西非国家加纳也在去年12月因“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外部冲击叠加”而陷入债务违约。